

《中國宗教史》自序

在人類的諸般文化之中，宗教實為包羅萬象、引人入勝而又深奧複雜、神秘莫測的一個範疇。余何德何能，斗膽於未屆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就信筆書寫世界各種宗教在華之傳播歷史？蓋此間實有一番鮮為外人所知的思想轉化，或可謂內心世界不斷衝突、平衡後達到之“昇華”。至於此種精神飛躍是朝著真理進了一步、抑或倒退數步，對個人來說早已置之度外、滿不在乎了。此時此地，但覺得有許多心裏話需要向外傾談，不吐不快，於是《中國宗教史》就這樣出籠了。

余之故鄉是號稱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的刺桐城，而自己又誕生於一個篤信神佛的家庭。記得自幼年起一年到頭都隨家慈及姨母迎接無盡無休的眾多節日，諸如“天公生”、“土地公生”、“觀音媽生”、“帝爺公生”、“佛祖生”、“呂仙祖生”、“七娘媽生”、“普渡”……。然彼時余之心情實未敢謂之曰“虔誠”，只覺得節日熱鬧、好玩，而內心最崇拜的無非“齊天大聖”一人，當時認為只要能學得孫悟空的“七十二變”，則一切災禍均可消除於無形。唯因年幼無知，並不深切瞭解“孫悟空終於逃不出如來佛掌心”這一道理。

終於經歷了這樣的階段：一個人不僅不能敬神拜佛、不能自由信仰各種宗教，並且無法尊重歷史和事實、無法堅持真理和科學良心，而只能信奉一種由“神”般的人所宣揚的“無神”論，同時被告知必須堅持、堅持、再堅持、永遠堅持！及至抵達香江此岸，方始領略到自己過去長期在講壇上高談闊論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之真諦，體驗到“不自由，毋寧死”這一口號的實在價值。同時，也才真正明瞭羅蘭夫人所云“嗚呼！自由自由！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！”，此誠千古不朽之至理名言矣！

然而，頭腦的閘門一開，潛伏的諸般思緒竟一瀉奔流而不可遏

止。余常想，人類至少有兩大悲劇：（一）人類雖創造了極其高度的文明，卻未能避免自相殘殺。而近代文明比較先進的歐洲，恰好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屠宰場。這證明達爾文的“弱肉強食”、“生存競爭”仍是放之動物界而皆準的真理，自詡為“萬物之靈”的人類亦莫能外。人類甚至於禽獸不如，發明動物所無的各種武器以殘害同類。（二）人類雖可以製造或模仿一切，唯迄今為止還不能擺脫動物的蕃衍方式而製造自己。人類的嬰兒誕生時頭腦空空如也，無法承繼祖先早已取得的文明思想，一切仍須自幼從頭學起。一旦失去學習的環境與機會，照樣會過著猶如禽獸的野蠻生活。

隨之，又有一大堆問題浮現於腦際：倘若宗教確如某些人所云是“迷信”、與科學格格不入，為何世界上最文明的社會之先進科學家中，信教者仍不乏其人？一旦人類可以製造自己，會不會有一種異己力量進而控制人類，人類又如何對付之？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地球在無窮無盡的蒼穹之中不啻滄海之一粟，科學界探討“外星人”問題已成熱火朝天之勢。如果確有“太空人”存在，他們會不會就是人類千百年來一直信奉著的神靈？！

以目前的科學發展水平，兼之個人極為有限之學識，欲正確解答上述問題自為時過早。唯經過不斷的反思，余初步產生了這樣的認識：人類只能適應、利用或局部控制、改造自然，絕不可能實現“人定勝天”；人類極難擺脫動物的本性，人間的不平等註定還要長久地持續下去。而只要人不能勝天，只要人間不平等，就必然有宗教存在。蓋一切宗教創立之目標多同為祈求人類自身之安寧：應付自然，希望平安；立足社會，追求平等。而那種標榜“無神”並攻擊一切宗教的“主義”，到頭來不是曇花一現，就是成為一種新的宗教。

還在孩提時代，就常聽家慈及姨母道及“敬神如神在”、“信仰自在人心”。確實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崇奉的神靈，那些“只信自己”者其實是視己若神明。不過即使同一宗教同一教派的信徒，彼

此對於教義的理解也是千差萬別、頗不一律的。就這個意義而言，應該說“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宗教”。吾人平時所云的世界幾大宗教，只是大體上的分門別類而已。余曾以為：一個科學家的頭腦中，除了事實與真理以外，是不應有任何指導思想的。今日看來，此種認識亦非真理，因為任何科學家至少要受他自己的思想(大概也包括他心靈中的獨特的宗教)所指導。

談了這一大堆正文以外的多餘話，或許可使讀者多少瞭解余撰著是書的一番苦心。試想，宗教的歷史如此繁複，豈是吾輩操筆者所可信口雌黃。作者自知錯誤缺漏之處，定不在少數。創見實不敢誇口，謬論則勇於發表，敬祈諸多宗教之大師及一切“無神論”方家口誅筆伐。倘若因此而引出一部多卷本的大型《中國宗教通史》來，則學界幸甚！

謹以是書奉獻給畢生虔信神佛、樂善好施的先慈，以慰其在天之靈！並獻給同樣敬神行善、自幼迄今萬般疼愛自己的姨母！

夏曆丁卯冬至日
佳榮識於香江南溟齋

(載《中國宗教史》，香港學津書店1988年出版)